

【日】柴田炼三郎 著

水 浒 英 雄 传

【疾风篇】

水
浒
英
雄
传

〔日〕柴田炼三郎 著 徐建雄 译

〔疾风篇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英雄传·疾风篇/[日]柴田炼三郎著;徐建雄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1.11
ISBN 978-7-5442-5609-4

I. ①水… II. ①柴…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892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8-008

SHIBAREN SUIKODEN-WARERA RYOUZANPAKU NO KOUKAN-SHIPPUHEN by Renzaburo Shibata
Copyright © 2002 by M. Saito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SHUEISHA Inc., Tokyo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.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水浒英雄传·疾风篇

[日]柴田炼三郎 著
徐建雄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
特邀编辑 杜益萍
装帧设计 蔡阳阳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240千
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609-4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武松篇 1

花荣篇 149

宋江再篇 197

—
武
松
篇
—

赶了几天路，武松进入阳谷县的地界。这一天，来到一处，离县城还相当遥远。正午时分，人有些饿了。

“前面有个酒店。”

走近一看，屋檐下挑出一面酒旗，上面写着：“三碗不过冈。”

“喝三碗就过不了山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武松走进店内，把哨棒倚墙放好，叫店家上酒。掌柜拿来一坛酒和三只碗。

“有肉吗？”

“有，煮熟的牛肉。”

“切三四斤来。”

武松喝了一口酒，只觉得那酒烈得直透五脏六腑，不由得赞叹一声：“好酒！”

一眨眼工夫，三碗酒全下了肚。武松喊道：“哎，再来三碗。”

掌柜跑出来直摇头，道：“肉要多少都行，酒可不能再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酒旗上不写着吗？三碗不过冈啊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前面的山冈凶险，女人小孩肯定翻不过去。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也会爬得上气不接下气……再说小店的酒叫‘透瓶香’，又叫‘出门倒’。入口香滑，可不一会儿酒劲就行遍全身，叫人四肢瘫软。”

“胡说！我是天下闻名的好汉。少啰唆，快拿三碗来！”武松

喝道。

武松自从受了宋江的教诲，酒量已减了不少，而且他自己也觉得酒后闹事不好，所以一直有所克制。可他怎么也不相信，三碗酒就能醉倒。

掌柜极不情愿地又拿来三碗酒。

一转眼，那酒又下了肚。

武松嚷道：“不上不下的，再拿三碗来！”

“小店的酒可真是出门倒啊。”

“少啰唆！你以为我和那农夫小贩一样吗？”

武松气也没喘一口，三碗又没了。他掏出一块碎银，往掌柜手里一塞，说：“就着这块银子喝了。”

“那还得六碗酒啊……”

“好，就再拿六碗来。”

“这可怎么得了？”

“你不要惹我，惹恼了我，把你这酒店砸个粉碎。”

掌柜吓得浑身发抖，急忙又抱来一坛酒。武松喝得半滴不剩，响亮地打了个酒嗝。掌柜在一旁惴惴不安地问道：“没事吧？”

“我一点也没醉。”

武松走出酒店，心中暗想：“喝三碗酒就过不了山冈了？哼，胡说！”

他扛起哨棒，抬腿便走。掌柜连忙追上来问：“客官，去哪里？”

“不关你的事。”

“我好心才问一声。快回来，这儿抄录了官府的榜文，你先看一看。”

“讲些什么？”

“前边的景阳冈最近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，会吃人的，已害了三十多条汉子的性命。官府正下令猎户限日捕杀。为了告知往来的行人，景阳冈上山的路口也贴了警示榜文，说是行人必须成群结队，

限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通过。眼下已近申时^①，你又是孤身一人。不如在小店耽搁一宿，明天约了同伴再去吧。”

武松听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，景阳冈也走了二十多回，从未听说有什么猛虎。怕是那些村民将白石错看成老虎了吧。就算真有老虎，我还怕它不成？”说完，他迈开大步，径自走了。

掌柜摇了摇头，返身回店。

①时辰为古代的计时方法。巳时，即上午九点至十一时；午时即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点；未时，即下午一点至三时；申时，即下午三时至五时。

二

红彤彤的夕阳照耀大地，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。

武松提着哨棒来到山脚下，抬头一看，果然看见一棵大树，树干上刮去了树皮，写着告示，与酒店掌柜所说一般无二。

“那老头想要让客人住店，他好赚钱，就弄出这些名堂吓唬人。”武松嘟囔道，却又觉得有几分像是真的，“罢了，罢了。难道我还能灰溜溜地回去，被那老儿耻笑？”武松拿定主意，要翻越景阳冈。

山路确实崎岖难行。武松一步步上山，酒劲也开始发作了。

这时，夕阳已褪去霓霞，显得又大又红，渐渐西沉。

武松将毡笠推到脑后，扛着哨棒，一边走一边不住地打酒嗝。

不一会儿，他来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，那庙门上也贴了张榜文，写的与那告示一模一样。“还真有老虎啊。”

眼下正值中秋，天黑得也早了。

武松心想：事到如今，也不回去了。我也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汉。那老虎……要来便来吧。他毫不犹豫地直奔山顶而去。

这时，醉意上涌，脚步也有些踉跄了，全身火烧般地发烫。武松扯开上衣，让晚风吹入怀中，又走了数十丈。

“还真有点吃不消，那酒果然厉害。就地休息一下吧。”

武松走进树丛，借着落日的余晖，看到一块泛着青光的大石头。他正要靠上去，忽然刮起一阵旋风，吹得树丛哗哗乱响。

武松顿时觉得醉意被吹去一半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他睁开大眼，在暮色中四下打量。

“啊！”他不由得惊叫起来。

老虎！树丛中露出老虎白色的额头，一双虎眼闪闪发光，正对他怒目相向。

武松紧握哨棒，背靠青石，摆出架势。

那虎龇了龇牙，咆哮了一声。看得出，它又饥又渴。那虎吼了三声之后，前爪抠地，看准猎物，“呼”地跳到半空中，朝武松直扑过来。

若被这一扑扑着，定将吐血身亡。武松快如疾风，沿着大青石翻了个身，躲过袭击。这么一动，全身醉意竟跑得无影无踪。

老虎一掀，见又没掀着，便狂吼着在半空中晃了晃身子，曲背将那铁棒似的尾巴倒竖过来猛剪。

原来老虎捕食，就只是一扑、一掀、一剪。三招落空，气势就散了大半。

那老虎见没剪着，立刻飞身突进，又是一扑。

武松再次灵巧地躲过了。

老虎跳到另一边，猛一回头，山崩似的长啸一声。

就在一刹那，武松大吼一声“着打”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哨棒直劈向老虎的顶门。不料却落在上面的树枝上，折成了两截。

那老虎像是在嘲笑武松，摇了摇头，龇出利齿，低吼一声。随后那一剪异常凶猛。

武松将半截哨棒往虎口里一插，一把抓住老虎额上斑斓的虎皮，竭尽全力将虎头压下去。

老虎想要甩开武松的手，可武松用了死力，老虎动弹不得。

成败就在此一举。武松的打法，是踢老虎的眼睛。“嗨，好大虫，畜生！畜生！”武松边骂边猛踢虎眼。老虎挣扎着用爪子刨地，不一会儿，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坑。武松又将虎鼻按到坑里，挥起右拳，一阵乱打。

武松自十岁起就开始练挥拳碎石的功夫。那老虎再凶猛，也经

不起他名副其实的铁拳。挨了六七拳，老虎的眼睛、耳朵和嘴巴都喷出了鲜血。武松的神勇确实非常人可比。

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景阳冈上的白虎在武松的拳打脚踢下已动弹不得，奄奄一息。武松又捡起另半截断棍，将老虎打得彻底断了气。

三

“行了。”武松看着死虎自言自语道，“待我将这家伙扛下山给人看，也好让大家放心。”他伸手去拉，那死虎却一动不动。

原来武松已将力气用尽，手脚都酥软了。他跌坐在大青石上，稍作休息。

“天已全黑，现在上路要是再遇上老虎，我已无力斗它，这可怎么办？还是先下山，明天早晨再来吧。”他喃喃自语，戴上毡笠，打算出树丛。

这时，在微弱的余晖下，路旁草丛中忽然又蹿出两只老虎。“糟了，这下没命了！”武松绝望地叫道。

可那两只老虎却呼地站了起来。

武松透过树枝一看，放下心来。原来是两个人，穿着虎皮缝制的衣裳，手拿钢叉。

那两人见了武松，也大吃一惊。“哎，你吃了忽律心、豹子肝、狮子腿啦？昏天黑地的，手中又没家伙，就要过这景阳冈？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”说完，两人便拉开架势。

武松说：“我自然是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是这一带的猎户。”

“我是清河县人，叫武松。”

“你没看山脚下的榜文就上山了吧？这景阳冈上有只老虎，一到晚上就出来伤人。我们猎户也被它伤了七八个。知县大人命我们捕杀，所以排了班来守候，四下里都安排了药箭捉它。不料遇见了你，倒让

我们吃了一惊。”

“是白额的老虎吗？”

“对，你没遇上吗？”

“那青石旁不正躺着吗？死了。”

“啊？这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被我打死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们自己去看。”

两个猎户走近大青石一看，武松说得一点不假。其中一人便吹响了海螺。这是信号，只见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手提钢叉、踏弩^①、刀和枪，纷纷跑来。

那猎户说，白额虎被这位壮士打死了，那些年轻人都不信。等看到老虎的尸体后，他们才相信，顿时欢声四起。

猎户们抬着死虎下山。因有人先下山通报了，前面又涌来了七八十人。

村民让武松坐上轿子，抬着他朝本地一户财主家走去。那财主带领着村里的头面人物已在门口恭候多时。武松被请入内室，奉若王侯。

众人问起姓名。

武松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，姓武，名松。从沧州回来，路过景阳冈，遇到猛虎，不得已，将它打死。”

众人听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猛虎，都为他的神勇震惊不已，连连咋舌，忙着张罗酒宴为他庆功。武松实在是太累了，便说：“请让我歇息一下吧。”

于是主人赶紧吩咐下人去客房准备被褥。武松进了客房，倒头便睡，似烂泥一般。

第二天天亮，武松起床，洗了脸。前边大厅上早已烤上全羊，

^①踏弩，即用脚蹬开的弩。

安排好酒席。

武松坐主位，村民一个不剩全都挤上来招呼。他们被那白虎害苦了，武松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武神。

宴会持续了一个多时辰。结束后，众人将死虎抬了出来。

阳谷县知县派人来迎接武松。武松身披喜庆的红绸，坐上四人抬的凉轿。百十人抬着死虎，拥着武松，浩浩荡荡地朝阳谷县走去。

消息早已传遍了县城，整座城热闹非凡。为一睹打虎英雄的风采，各家各户、男女老少全都出动，把衙门口挤得水泄不通。

游行队伍一到，欢声雷动，震天动地。人们推推搡搡，拥挤不堪，还有人被挤晕了。知县也早上了堂，专门等候武松。

死虎被放到大堂前的石板上。知县看看那硕大的死虎，再看看旁边威风凛凛的武松，心中暗忖：若不是这样的好汉，怎能打死那白额猛虎？

于是，他对武松说：“近前来。”

武松上了大堂，施礼毕。

知县道：“你把那打虎经过细细说来。”

武松便略说了一遍。

堂上堂下的众人感叹不已。知县要把乡绅们凑的一千贯赏钱赐予武松。

武松固辞不受，说：“小人只是运气好，打死了那猛虎，绝非有什么神力。那老虎定是先中了猎户的枪矢，已十分虚弱……赏钱就分给大家吧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就随你意吧。”

武松一文不留，把一千贯赏金悉数分给了猎户和村民。

知县见武松颇有侠义之风，便道：“你虽是清河县人，清河县与我这阳谷县也近在咫尺。我想留你在本县做名都头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武松跪谢道：“承蒙大人抬举，小人自当舍命奉职。”

知县连忙命押司出具文书，即刻任命武松为步兵都头。

本来要回清河县看哥哥，不料因打死老虎做了邻县的都头。对武松而言，都头也并非什么稀罕的职位。只因他在清河县打了公差，留下前科，所以觉得暂且老老实实地在此地做个都头倒也不坏。

四

这样过了十多天。一日，武松出了衙门，正在街上闲逛，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他：“喂，武松，是武松吧？”

武松回头一看，不由得大喊一声：“哥哥！”

那人便是武松的嫡亲哥哥——武大郎。武松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哥哥。

“武松，你真是有出息了。”武大郎人称武大，只见他话里话外带着股怨气。

“一年多未见哥哥了，哥哥怎会在这阳谷县城？”

“一言难尽啊……自从你逃走后，音信全无，我好恨你啊。”

“我对不住哥哥。”武松低下了头。

武松在清河县时，经常喝酒闹事，官司不断。每次发酒疯与人打架，惹了官司，武大就要去衙门领他。为了弟弟，武大不知受了多少罪。武松出走后，武大又遭平时记恨武松之人的白眼，连个像样的生计也没有。

武大与武松是嫡亲的同胞兄弟，可从长相、脾气上来看，他们怎么也不像同父同母所生。

武松身高六尺开外，武大不满五尺；武松从小练武，膂力过人，能赤手空拳打死猛虎，武大却手无缚鸡之力；武松相貌堂堂，武大容貌丑陋，在清河县人称“三寸丁谷树皮”；武松性格豪放不羁，武大生性卑屈懦弱。

兄弟俩在一起时，虽然武松经常给武大带来麻烦，却没人敢欺